

錢穆

錢穆先生全集

「新校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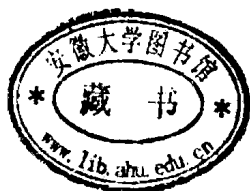
論語新解

九州出版社

錢穆先生全集

〔新校本〕

論語新解



九州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論語新解\錢穆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1.1
(錢穆先生全集)

ISBN 978-7-5108-0710-7

I. ①論… II. ①錢… III. ①儒家②論語—注釋 IV. ①
B22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0)第206096號

本全集由錢胡美琦女士授權出版

論語新解

作者 錢穆著

責任編輯 李勇 雲岩濤

出版發行 九州出版社

出版人 徐尚定

裝幀設計 陸智昌 張萬興

地址 北京市西城區阜外大街甲35號

郵編 100037

發行電話 (010) 68992190/2/3/5/6

網址 www.jiuzhoupress.com

印刷 三河市東方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 635毫米×970毫米 16開

插頁印張 0.5

印張 38.5

字數 434千字

版次 2011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定書價 ISBN 978-7-5108-0710-7
78.00元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序

論語自西漢以來，爲中國識字人一部人人必讀書。讀論語必兼讀注。歷代諸儒注釋不絕，最著有三書。一、何晏集解，網羅漢儒舊義。又有皇侃義疏，廣輯自魏迄梁諸家。兩書相配，可謂論語古注之淵藪。二、朱熹集注，宋儒理學家言，大體具是。三、劉寶楠論語正義，爲清代考據家言一結集。

何氏集解收入十三經注疏中，宋以前人讀論語，大率必讀此書。明、清兩代以朱註取士，於是讀論語必兼讀朱註，已八百年於茲。朱註不能無誤，清儒考據訓詁之學度越前人，朱註誤處均經發正。而清儒持漢、宋門戶之見過嚴，有朱註是而清儒刻意立異，轉復失之者。其所駁正，亦復眾說多歧，未歸一是。又考據家言，辭煩不殺，讀者視爲畏途。故今社會流行，仍以朱註爲主。

民國以來，閩縣程樹德爲論語集釋，徵引書目，凡十類六百八十種。異說紛陳，使讀者如人大海，汗漫不知所歸趨。搜羅廣而別擇未精，轉爲其失。故論語雖爲一部中國人人必讀書，注論語者雖代不乏人，而就今言之，則仍缺一部人人可讀之注。此余之新解所由作也。

爲論語作新解，事有兩難。異說既多，貴能折衷，一也。論語距今兩千載以上，何晏集解距今一

千七百年，朱註距今八百年，劉氏正義距今亦一百六十年。時代變，人之觀念言語亦多隨而變。如何用今代之語言觀念闡釋二千五百年前孔子之遺訓而能得其近是，使古今人相悅而解，二也。

本書取名新解，非謂能自創新義，掩蓋前儒。實亦備采眾說，折衷求是，而特以時代之語言觀念加以申述而已。然眾說勢難備列。程氏集釋篇幅凡百四十萬字，而猶多遺漏。本書所采，亦多越出程書之外者。然若專舉一說，存以爲是，又使讀者不知有古今眾說之異，亦無以開其聰明，廣其思路，而見義理之無窮。且一說之是，初不限於一人之說。或某得其十之一二，某得其十之八九。或某得其三四而某得其六七。亦有當兼采三家四家之說斟酌和會而始得一是者。今既集眾說，凡所採摭，理當記其姓名，詳其出處；一則語見本原，一則示不掠美。然就讀者言之，則貴能直就注文而上通論語之本義。大義既得，乃加沉潛反復之功。若注文一一稱姓名，列篇題，又勢必照錄原文。原文義旨未盡，復須重加闡發。遇折衷諸家，則必條列諸家之說於前，續加融貫之文於後。此可以顯作者之勤搜而博辨，而實無益於讀者之精契與密悟。新解旨取通俗，求其爲一部人人可讀之注，體求簡要，辭取明淨，乃不得不擺脫舊注格套，務以直明論語本義爲主。雖違前軌，亦具微衷。抑如朱注，義詰事據，多本漢儒，亦不逐一標明。惟引宋儒之說，始必著其姓氏，以見其爲一家之解。余書非欲成一家言，僅求通俗易誦覽，自不必一一徵引出處。儻讀者必欲追尋本原，則上舉三書與程氏之集釋具在，循此蹤跡，宜可十得七八。縱欲掠美，實亦無從爾。

抑余之爲新解，亦非無一二獨得之愚，越出於先儒眾說之外者。然苟非通觀羣言，亦無以啟發新

知。眾說已見，既如水乳之交融，何煩涇渭之再辨。且作注如筌蹄，意在得魚兔。魚兔既獲，筌蹄可棄，故亦不一標出也。

本書最先屬稿在一九五二年春，當時力求通俗，專用白話。成稿未及四分之一，乃復悔之。意謂解論語，難在義蘊，不在文字。欲以通俗之白話，闡釋宏深之義理，費辭雖多，而情味不洽。又務爲淺顯，驟若易明，譬如嚼飯哺人，滋味既失，營養亦減。意不如改用文言，惟求平易，較可確切。雖讀者或多費玩索之功，然亦可以擬其神智，而潛其深慧。惟苦冗雜少閒，乃遂擱置。

嗣於一九六〇年赴美講學耶魯。課務不迫，乃決意改撰，獲成初稿。自美歸後，又絡續修訂，前後三年，粗潰於定。惟體例則一仍最先之舊。先原文，次逐字逐句之解釋，又次綜述一章大旨，最後爲論語之白話試譯。全書篇幅，當不出三十萬字。其果可以爲一部人人可讀之注矣乎？其果能折衷羣言而歸於一是矣乎？作者才力所限，謹以待讀者之審正。

一九六三年十月錢穆識於沙田和風臺廡廬

再版序

論語二十篇開始即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孔子一生為人，即在悅於學而樂於教。人之不知，亦當指不知此上兩端言。故又曰：「若聖與仁，則我豈敢。我學不厭而教不倦。」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則孔子之自居，在學在教，不在求爲一聖人。論語書中豈不已明言之。

此猶言：「但問耕耘，莫問收穫。」抑且秋收冬藏之後，豈能不復有春耕夏耘。而且耕耘仗己力，而收穫則不盡在己力。固亦有既盡耕耘之力，而復遇荒歉之來臨者。孔子生前其道不行，又豈孔子之過。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此即天命之所在矣。人之爲學，又豈能超乎其天之所命。此惟西方人戰勝自然、克服自然、有此想。中國人則不作此想法。知天法天之道，其要乃在此。

顏子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孔門七十二弟子，師弟子間，莫不尊顏子爲好學。後世有孟子，其時羣言並興，而楊、墨之言盈天下。孟子則曰：「乃我所願，則學孔子。」又曰：「能言拒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又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孟子特

以爲聖人勉當時之學者。後世以孔、孟並稱，而每引孟子語以堯舜自勉。則其爲學趨嚮，有時與孔子有相異。

宋代朱子定語、孟、學、庸爲四書，朱子又曾有「顏子細，孟子則較粗」之辨。而學者每喜讀孟子書，時若有踰於論語。卽如朱子同時陸象山已然。而明代王陽明則益見其爲然。陽明求爲聖人，及其龍場驛自悟乃曰：「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則豈不先世之孔子，亦當學後代之陽明。此乃禪宗一悟成佛，己身成佛，立地成佛之餘意。此語實易引人人歧途，而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

朱子爲學，則學其前賢如周、張、二程。濂溪教二程：「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則所學卽學其樂，所樂亦樂其學，此與孔子教學尚無大相異。惟橫渠則學之所長，乃在其苦學處。故伊川與橫渠書有云：「觀吾叔之見，志正而謹嚴，深探遠蹟，豈後世學者所嘗慮及。然以大概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和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當自條暢。」可見橫渠爲學，實有似西方哲學家，所學對象多在外，少在己。如其論易卽然。易象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亦與孔子意相近。而橫渠之努力，則有引人人歧途處。

余年六十五，赴美任教於耶魯大學。余不能英語，課務輕簡，乃草爲此注，自遣時日。余非敢於朱注爭異同，乃朱子以下八百年，解說論語者屢有其人，故求爲之折衷。及近年來，兩目成疾，不能見字。偶囑內人讀此舊注，於文字上略有修改，惟義理則一任舊注。事隔一月，忽悟此序以上所陳之

大義，乃作爲此書之後序。

一九八七年雙十節錢穆識於臺北外雙溪之素書樓時年九十有三

目次

序……………一
再版序……………五

論語新解 上編

學而篇第一……………二
爲政篇第二……………二五
八佾篇第三……………五七
里仁篇第四……………九三
公冶長篇第五……………一二一

雍也篇第六·····	一五五
述而篇第七·····	一八七
泰伯篇第八·····	二二五
子罕篇第九·····	二四九
鄉黨篇第十·····	二八三

論語新解 下編

先進篇第十一·····	三一—
顏淵篇第十二·····	三四—
子路篇第十三·····	三七—
憲問篇第十四·····	四〇—
衛靈公篇第十五·····	四五—
季氏篇第十六·····	四九—
陽貨篇第十七·····	五一—
微子篇第十八·····	五三—

子張篇第十九	五五七
堯曰篇第二十	五八三
附孔子年表	五九五

論語新解 上編

語，談說義，如國語，家語，新語之類。此書所收，以孔子應答弟子時人之語爲主。衛靈公篇載子張問行，孔子告以「言忠信，行篤敬」，而子張書諸紳。則當時諸弟子於孔子之一言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可知。論者，討論編次義。經七十子後學之討論編次，集爲此書，故稱論語。書中亦附記諸弟子語，要之皆孔門之緒言也。全書二十篇，前十篇爲上編，後十篇爲下編。

學而篇第一

(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子曰：或說：「子，男子之通稱。」或說：「五等爵名。」春秋以後，執政之卿亦稱子，其後匹夫爲學者所宗亦稱子，孔子、墨子是也。或說：「孔子爲魯司寇，其門人稱之曰子。稱子不成辭則曰夫子。」論語孔子弟子惟有子、曾子二人稱子，閔子、冉子單稱子僅一見。

學：誦，習義。凡誦讀練習皆是學。舊說：「學，覺也，效也。後覺習倣先覺之所爲謂之學。」然社會文化日興，文字使用日盛，後覺習倣先覺，不能不誦讀先覺之著述，則二義仍相通。

時習：此有三說。一指年歲言：古人六歲始學識字，七八歲教以日常簡單禮節，十歲教書寫計算，

十三歲教歌詩舞蹈，此指年爲時。二指季節言：古人春夏學詩樂弦歌，秋冬學書禮射獵，此指季節爲時。三指晨夕言：溫習、進修、游散、休息，依時爲之。習者，如鳥學飛，數數反復。人之爲學，當日復日，時復時，年復年，反復不已，老而無倦。

說：欣喜義。學能時習，所學漸熟，人之日深，心中欣喜也。

有朋自遠方來：朋，同類也。志同道合者，知慕於我，自遠來也。或以「方來」連讀，如言並來，非僅一人來。當從上讀。

樂：悅在心，樂則見於外。孟子曰：「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慕我者自遠方來，教學相長，我道日廣，故可樂也。

人不知而不慍：學日進，道日深遠，人不能知。雖賢如顏子，不能盡知孔子之道之高之大，然孔子無慍焉。慍，怫鬱義，怨義。學以爲己爲道，人不知，義無可慍。心能樂道，始躋此境也。或曰：「人不知，不我用也。」前解深，後解淺。然不知故不用，兩解義自相貫。

不亦君子乎：君子，成德之名。學至此，可謂成德矣。

本章乃敘述一理想學者之畢生經歷，實亦孔子畢生爲學之自述。學而時習，乃初學事，孔子十五志學以後當之。有朋遠來，則中年成學後事，孔子三十而立後當之。苟非學邃行尊，達於最高境界，不宜輕言人不我知，孔子五十知命後當之。學者惟當牢守學而時習之一境，斯可有遠方朋來之樂。最後一境，本非學者所望。學求深造日進，至於人不能知，乃屬無可奈何。聖人深造之已極，自知

彌深，自信彌篤，乃曰：「知我者其天乎」，然非淺學所當驟企也。

孔子一生重在教，孔子之教重在學。孔子之教人以學，重在學爲人之道。本篇各章，多務本之義，乃學者之先務，故論語編者列之全書之首。又以本章列本篇之首，實有深義。學者循此爲學，時時反驗之於己心，可以自考其學之虛實淺深，而其進不能自己矣。

學者讀論語，當知反求諸己之義。如讀此章，若不切實學而時習，寧知「不亦悅乎」之真義？孔子之學，皆由真修實踐來。無此真修實踐，即無由明其義蘊。本章學字，乃兼所學之「事」與爲學之「功」言。孔門論學，範圍雖廣，然必兼心地修養與人格完成之兩義。學者誠能如此章所言，自始即可有逢源之妙，而終身率循，亦不能盡所蘊之深。此聖人之言所以為上下一致，終始一轍也。

孔子距今已逾二千五百年，今之爲學，自不能盡同於孔子之時。然即在今日，仍有時習，仍有朋來，仍有人不能知之一境。學者內心，仍亦有悅、有樂、有慍、不慍之辨。即再踰兩千五百年，亦當如是。故知孔子之所啟示，乃屬一種通義，不受時限，通於古今，而義無不然，故爲可貴。讀者不可不知。

【白話試譯】

先生說：「學能時時反復習之，我心不很覺欣暢嗎？有許多朋友從遠而來，我心不更感快樂嗎？別人不知道我，我心不存些微怫鬱不歡之意，不真是一位修養有成德的君子嗎？」

(二)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乃孔子晚年來從學者。

孝弟：善事父母曰孝。善事兄長曰弟。

好犯上者鮮矣：上，指在上位者。犯，干犯。好，心喜也。鮮，少義。

作亂：亂，謂逆理反常之事。

務本：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亦始義。

本立而道生：孔子之學所重最在道。所謂道，卽人道，其本則在心。人道必本於人心，如有孝弟之心，始可有孝弟之道。有仁心，始可有仁道。本立而道生，雖若自然當有之事，亦貴於人之能誘發而促進之，又貴於人之能護養而成全之。凡此皆賴於學，非謂有此心卽可備此道。

爲仁之本：仁者，人羣相處之大道。孝弟乃仁之本，人能有孝弟之心，自能有仁心仁道，猶木之生於根。孝弟指心，亦指道。行道而有得於心則謂之德。仁亦然，有指心言，有指道言，有指德言。